

红色体育研究及对推进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的启示

张治华¹, 王大磊², 鲍洋³

(1.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训练局, 北京 100851; 2. 国防科技大学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3. 空军航空大学 航空基础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 红色体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所属武装力量 and 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恢复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顺应时代发展的体育锻炼体系、体育组织形态、体育竞赛模式和体育精神文化的总称。面对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任务, 对红色体育的发展历程、历史作用及主要特点进行了梳理, 旨在从红色体育中汲取历史营养, 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为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红色体育; 军事体育;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23)02-0034-05

Research on Red Sport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orts in the New Era

ZHANG Zhi-hua¹, WANG Da-lei², BAO Yang³

(1. Bureau of Training, Training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Beijing 100851, China; 2. Undergraduate Schoo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3. College of Aviation Foundation, Aviation University of Air Force,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Red sports is the general name of the physical exercise system, sports organization form, sports competition mode and sports spiritual culture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eading its armed forces and people to carry out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restore construction, which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ort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historical role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red sports, aiming to draw historical nutrition from red sports, study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building a strong military and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spor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sport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d sports; military sports; new era

红色体育又称“赤色体育”, 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根据地劳苦大众的体育活动^[1], 其时间、地域、对象等都具有专门的指向性。在时间跨度上, 主要是1919年至1949年间; 在地域范围上, 包括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广大解放区; 在服务

对象上, 涵盖军队、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及共产党领导和接触的社会民众。“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2] 身处新时代, 回望人民军队体育的初心、来路, 有利于汲取历史营养, 赓续优良传统, 从而更好地开展军事体育工作。

收稿日期: 2022-07-22

作者简介: 张治华(1980-), 男, 河南武陟人。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训练局军事体育处参谋, 硕士, 主要从事体育教育、军事体育管理研究。

一、红色体育概念的提出及发展历程

“红色体育”一词最早由毛泽东于1934年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毛泽东在“二苏大”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具备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红色体育的实践比这个提法要早得多。学术界普遍把红色体育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体育思想与实践,也是红色体育的兴起阶段(1919—1927年)。毛泽东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指出:“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此大言也。”表达了体育往小了说是为了维护健康,往大了说是为了强民强兵,进而救国卫国^[3]。陈独秀于1915年在《新青年》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特别强调要进行“兽性主义”的教育来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塑造身体强健、个性发展、崇尚竞争、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进而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4]。恽代英于1917年6月在《青年进步》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针对当时流行的“军国民体育”“选手体育”“放羊式体育”等学校体育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建议“改片断的体育为有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兴趣的体育”^[5]。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体育权”作为促进人民全面发展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把“争取工农体育卫生权利”写进了党的决议。因此,红色体育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鲜明标志,蕴含着促进公民全面发展和官兵平等的政治先进性,从建党建军之初就已成为一种政治基因和优良传统。

之后,红色体育又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成阶段(1927—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壮大阶段(1937—1945年)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成熟阶段(1945—1949年)^[6-7]。总之,红色体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所属武装力量和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恢复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顺应时代发展的体育锻炼体系、体育组织形态、体育竞赛模式和体育精神文化的总称。红色体育精神是对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

神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充满着历史正能量和强大生命力^[8]。

二、红色体育的历史作用

不同时期红色体育的广泛开展既增强了军民体魄,又活跃了革命队伍,增进了军民团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积极意义^[9],其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 红色体育宣传普及了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

红色体育与红军、红旗、红星、红色政权一脉相承,是我党领导的革命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实践,其服务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宣传普及政治主张。通常在政治大事前后常安排体育活动,充分发挥体育在当时社会的号召力,聚集官兵,吸引百姓,服务于政策的宣传普及。例如,1934年1月,赤色体育委员会为祝贺“二苏大”召开举行了一系列球类比赛,参赛的有中央政府队、中共中央队、少共中央女子队等19支队伍。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苏区“八一”抗战动员运动会上指出:“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同时,他发出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二) 红色体育直接服务于练兵打仗

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壮大,积小胜为大胜,从战略战术上讲是指挥运用得当。长途奔袭、快速穿插、分割包抄等作战行动无不是以过硬体能和顽强意志为前提的。红四团“跑完两百四、拿下泸定桥”更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行军奇迹。“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是脚板跑赢了车轮,充沛体能是人民军队能打胜仗的“传家宝”^[10]。因此,红色体育最主要的作用还是服务于练兵打仗。“锻炼体魄、好打日本”“建军必先健人”等题词无不鲜明地强调了红色体育服务于练兵打仗的现实功能。贺龙更是直接地指出:“搞好体育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体育出战斗力。”井冈山时期的“红色体育训练”、抗战时期的“边区体育”、解放战争时期的“大练兵体育”,都是提高官兵体能水平和军事技能的重要手段。

(三) 红色体育激发了革命斗志

在长期艰苦的峥嵘岁月中,红色体育鼓舞斗志、振奋精神、释放压力,激发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33年5月8日,《红色中华》刊文《举行赤色运动会》。文中写道:“决定于5月30日在赤色首都举行全苏区运动会,向敌人作总示威。”1938年10月,120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一边打仗一边打球,更是被传为战场佳话。当时,120师刚从晋西北山区来到冀中平原不久,以前都是山地作战,而且以游击战为主,可这次是平原作战,对手是日军吉田大队,很多官兵既忐忑又兴奋。贺龙老总为了缓解官兵们的压力,提议组织一场篮球赛。齐会边上的大朱村就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贺老总敢在这里组织篮球比赛,可见他没把敌人放在眼里。刚开始,官兵们打得束手束脚,但随着贺老总在边上专注的指挥和加油,官兵也就越打越放得开。比赛的事很快传到了全师官兵的耳中,大家原本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起来,看到贺师长这么有信心,都相信夜间作战一定能消灭敌人。最后,近千人的吉田大队和伪军逃出去的不足百人。毛泽东得知后说:“你们在贺师长领导下,一面打仗,一面开展体育运动,这很好!”

(四) 红色体育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

当时特殊的革命形势和社会背景,使得红色体育成为我党我军与老百姓和社会各界相知相识、相互信任支持,从而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手段。例如,为庆祝遵义会议,红一方面军选派代表与遵义中学教师在省立第三中学进行篮球友谊赛。1942年9月2日,朱德在《解放日报》撰写《祝九月运动大会》社论,指出“体育运动,这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务求使之普及到军民中间。造成风气、养成习惯、经常进行”。

(五) 红色体育助力我党我军争取友好力量

在被封锁的背景下,红色体育是内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手段和语言,也成为红军一张重要的“名片”。1937年5月,红十五军在庆阳(甘肃东部)举行全军运动会,国民党东北军也参加了比赛。体育是一种跨越国界、超越民族的身体语言。延安时期红色体育的火热场景,给斯诺、史沫特莱等西方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留下了深刻印象。1942年9月,邓发在《解放日报》刊文《对延安运动会的感想和展望》,指出“没有民族界限,没有上下级的区别,共同活跃于运动大会中,这是象征着我们这里一切民族和抗日人民的政治自由和平

等”。

三、红色体育的主要特点

红色体育根植于特定时代背景,服务于革命事业需要,依托于有限物质条件,有很多鲜明的特点、亮点及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 领导带头、率先垂范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功效,发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救国号召。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唤起民众投身体育运动同“卫国”紧密结合起来。他一贯认为,要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在军队中开展体育活动,把军事和体育结合起来,提高官兵的素质。朱德身体力行,为红一方面军战士做撑杆跳示范动作,参加抗日军政大学排球比赛。项英号召“增长体力,雄健体魄,铲除文弱现象,养成赳赳武夫之精神”。贺龙、肖劲光、张爱萍、吕正操、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红色体育的积极倡导者和躬身践行者。

(二) 军政一致、高度统一

在革命战争的特殊时期,党的体育政策和做法在军队和地方得到了高度统一的贯彻执行。少年先锋队、儿童团、学校、民兵、妇女,甚至反战同盟成员,都开展了以强身健体、增进团结、服务军事为目标的体育活动。

(三) 聚焦打赢、紧贴战场

193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瑞金召开庆祝大会,举行体育比赛,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观看体育表演。看了红五军团劈刀表演后说:“真是杀气腾腾啊!这个好。……”看了障碍跑后说:“这像攻坚战。这样练,小小的城墙不用梯子了,壕沟也能一跳就过。”看了投弹比赛后,对投了56米的优胜者说:“投弹像迫击炮一样,打敌人很好啊!”^[1]贺龙曾指出:“我们开展体育运动,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打败日本法西斯服务。”他还在《延安日报》上发表了“体育军事化”的题词。这些都反映了我军红色体育的目的性和指向性是十分明确的。

(四) 整体提高、反对锦标

红色体育鼓励人人参与,反对锦标主义的“选手体育”。毛泽东强调,红色体育竞赛应遵循“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

先进的地方”的原则。朱德指出,“革命的比赛就是要落后的赶到先进的水平上来”。1933年6月11日,张爱萍以斯顿的笔名发表“五卅”赤色运动大会总结,指出“锦标主义是赤色运动会最有害的敌人”。同年8月,红一军在江西永丰举行运动会,6000余人参赛,不设个人奖和单项奖,只评团体前三名。

(五) 因地制宜、创造条件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岁月,场地器材从来就不是问题,因陋就简的“土体育器材”照样把红色体育搞得红火热闹。在井冈山时期,战士们用松软的稻田和稻草练习跳高跳远;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用“自力更生”牌球拍打乒乓球,抗大学员自制器材在延河上打冰球。1940年,在大砭沟口延河边建立简易跳水台。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在延河里搭设浮桥式游泳场。可以看出,体育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条件从来都不是问题。物质条件差时,体育是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重要手段;物质条件好时,体育更是保持军人本色、战斗作风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六) 健全组织、完善法规

早在1933年苏区“五卅”运动会时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赤色体育委员会,由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等任委员,在少年先锋中央总队总训练部下设体育运动委员会。苏区政府颁布《苏维埃教育法规》《各种赤色体育规则》等规章。1934年,湘赣省举行全省运动会,训练部制订教育与体育运动计划。在延安时期,由单一的政府机构主持体育活动发展到社会团体多方面参与组织,其主要体育机构有陕甘宁边区青年俱乐部、延安体育会、延安新体育学会(朱德任名誉会长)和陕甘宁边区体育委员会等。

(七) 蔚然成风、文化浓厚

丰富活跃的红色体育滋养出特有的体育文化和精神,如一二九师的《体育运动歌》。“红日坠晚风凉,锻炼身体齐下运动场。打棒球,翻双杠,跳高跳远投篮瞄准又刺枪。看看谁的臂膀粗,瞧瞧谁的身体壮。只要久练生铁也成钢,努力运动弱人能变强。加紧锻炼好身体,英勇杀敌在战场。我们个个身强像猛虎,谁也不愿做羔羊。”当时的《红色中华》《抗敌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机关报刊均开设体育专栏,宣传报道红色体育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红色体育的实践产生了与之匹配的精神产品,丰富了中国革命的精神谱系,

如锻炼体魄、抗日救国、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延安体育精神”和立足民众、团结一心,锻炼筋骨、保家卫国,艰苦奋斗、拼搏超越的“中国红色体育精神”。红色体育文化使体育在当时成为了一种风尚,极大地提高了官兵和民众参与体育的行动自觉。

四、红色体育对推进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的启示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的体育工作赓续传统、继往开来。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我们应从红色体育中汲取历史营养并应用于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

(一) 红色体育对军队专业体育力量建设转型的启示

1. 在国家体育全局下更好地发展军队专业体育力量

红色体育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形态,将国家体育、军队体育融为一体。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队体育代表着国家体育的最高水平,甚至在一些特定方面支撑和引领国家体育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对体育领域若干重大关系和基本问题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2020年10月,中央军委部署全军专业体育力量调整改革。军队专业体育力量在全新的任务和背景下融入国家体育全局。这就需要我们调整原来侧重竞技体育的思维和模式,从发展理念、方法手段、科研成果、力量支撑等方面加强对接。既带头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服务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也要用好国家体育优质资源,服务备战打仗,强健官兵体魄,凝聚军心士气。

2. 强化军队专业体育力量对部队军事体育训练服务指导功能

延安时期,李富春在《开展体育运动》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运动而成为大众的、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体育的倡导者、体育的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自2020年军队专业体育力量调整改革以来,一大批金牌教练、冠军运动员深入基层和一线练兵场服务指导。“追风少

年”王治邨、“子弹哥”潘玉程等不再是遥远的“明星”，而成为官兵身边的“战友”。转型重塑后的军事体育训练中心正加速向服务部队转变，军体骨干培训班、军体服务小分队、军体指导网上答疑越来越成为常态，未来面向部队的军事体育供给将越来越丰富。

（二）红色体育对基层部队军事体育建设发展的启示

1. 强化支撑战斗力建设的根本指向

红色体育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指向性极强的实战化，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军事体育是战斗力建设的基础，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回顾历史，我军战斗力建设强盛时期往往也是军事体育开展比较活跃普及的时期。适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基层部队军事体育建设应进一步树立起为战而练、为战强身的鲜明导向，把军体训练的基点从“健康”调整到“打仗”上、从“操场”调整到“战场”上、从“周边”调整到“强敌”上。依据部队使命任务、作战环境和岗位特点，梳理身体能力需求清单，科学创设战斗体能训练内容，促进人与武器装备、作战环境有机结合，提高军事体育对部队战斗力的贡献率。

2. 强化基层官兵主体地位，拓展军事体育训练的形式与内容

新时代军事体育创新发展要牢牢突出官兵主体地位，贯彻落实“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指示要求，赓续“红色体育”基因和我军优良传统，不断拓展军事体育训练的形式与内容，以适应新时代官兵兴趣和需求，增强仪式感、参与感、时代感，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体育训练氛围。

（三）红色体育对军队院校军事体育教学训练创新发展的启示

1. 强化军事体育教学训练对院校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

毛泽东在1925年、1926年主办广州农讲所期间，将军事和体育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军事课、体育课课时多达128小时，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他要求农讲所的学员既学文又学武，既学理论知识又学实际本领，为武装斗争做好准备。第六届农讲所旧地“番禺学宫”院内至今还保留了当时学员开展体育锻炼的场地和器械^[12-13]。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人们对军事体育训练重要性的认识

也出现了一些误区。有些人认为，军事体育训练在现代高技术战争准备中已无足轻重，军校学员不应将过多精力投入到军事体育训练中。事实上，无论战争形态如何改变，军人作为战争的主体将永远不会改变，军人的体质体能仍然是智能、技能高水平发挥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军事体育教学训练不仅可以帮助学员打造强健体魄，还在培养学员战场适应能力、意志品质和战斗作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着“源于部队、高于部队、用于部队”的人才培养原则，军队院校军事体育教学训练工作应进一步加强。

2. 强化军校学员组训、施训能力素质的培养

延安时期，开办体育系、举办脱产体育培训班和不脱产体育短训班为当时顺利开展军队体育训练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前，基层部队对如何科学组织军事体育训练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能够科学组织军事体育训练的专业人才仍十分缺乏。作为军队院校，应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加强学员组训、施训能力素质培养，提升学员任职能力。此外，还应依托院校教学资源优势，广泛开展军体训练骨干培训。

五、结语

红色体育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时期领导军民开展的体育实践活动，它诞生于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普及我党我军政治主张、服务练兵打仗、激发革命斗志、增进军政军民团结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我们应继续从红色体育中汲取历史营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实践动力。

参考文献：

- [1] 党挺,虞重干. 近60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评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34(4):21-33.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中共党史研究,2016(7):5-12.
- [3] 毛泽东. 体育之研究[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79:1-31.
- [4] 陈独秀. 今日之教育方针[J]. 青年杂志,1915(2):15.

(下转第69页)

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其应用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四个循环中教学活动的多次迭代,促使学生在问中学(思考质疑)、用中学(学以致用)、动中学(动手实践)、思中学(总结拓展),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本研究主要着眼于流程设计,但是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还会受到教学资源的设计、学习经验的激活、同伴学习的有效实施等因素的影响,后续研究将聚焦这些因素,以构建更加完善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 于敬杰.论混合式教学的六大关系[J].中国大学教学,2019(5):14-28.

- [2] 李逢庆.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与教学设计[J].现代教育技术,2016(9):18-23.
- [3] 金一,王移芝,刘君亮.基于混合式学习的分层教学模式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3(1):37-40.
- [4] 臧利林,徐向华,魏爱荣.“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混合式教学方法研究[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20(2):99-103.
- [5] 赵崑,姚海莹.基于蓝墨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行为研究: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为例[J].现代教育技术,2019(5):46-52.
- [6] LAURILLARD DIANA. Teaching as a design science [M]. London:Routledge,2012:82-104.
- [7] 焦耳当.学习的本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7-108.
- [8] 周伟,钟闻.基于BOPPPS教学模型的内涵与分析[J].大学教育,2018(1):112-115.
- [9] 安德森.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M].修订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21-68.
- [10] 王云,李志霞,白清玉,等.混合式教学中促进深度学习的同伴反馈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1(5):67-74.

(责任编辑:毛鸽枝)

(上接第38页)

- [5] 恽代英.体育与卫生:学校体育之研究[J].青年进步,1917(4):1.
- [6] 王增明,党挺,李颖,等.中国红色体育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38(3):257-262.
- [7] 史进,刘晓莉.中国红色体育1921—1949[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163-166.
- [8] 董小龙,王若斯.红色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演进的根基与使命[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6):105-111.
- [9] 毕金泽,郭振,刘波.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体育”实践及

其历史意义[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33(2):133-139.

- [10] 张治华.强体为强军[N].解放军报,2017-08-21(9).
- [11] 曾飙.中央苏区体育方针及其对苏区体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文化导刊,1990(1):12-15.
- [12] 黄力生,胡立虹,黄惠玲,等.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真谛[J].体育科学研究,2002(4):1-3,22.
- [13] 刘玉,隋泓.对毛泽东军事体育观的研究[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25(4):47-49.

(责任编辑:邢云燕)